

雪米莉 著

女摩登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雪米莉 著

1258
291-c1

女摩登



农干院 B0010428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BCI01110

PDG

目 录

第一章	一枝红杏出墙来	(1)
第二章	初生牛犊不怕虎	(44)
第三章	枭雄难过美女关	(87)
第四章	狂风愁煞峭帆人	(129)
第五章	孤注一掷走麦城	(170)
第六章	相思易了情难了	(209)
第七章	一失足成千古恨	(249)

第一章 一枝红杏出墙来

香港旺角。

1

港人曰：“旺者，热闹也。”因而，旺角在香港人心中意为闹市之角。

然而，旧日的旺角却是一片空旷之地。你只要站在腹心地带，举目眺望，可以伸入海中的狭尖岬角。极为荒凉。

至今在这一带尚存的老人们，多将旺角称之为“望角”，以展示出过去常年生长在这里的祖辈们，对旺角昔日概貌的描绘和幽怨。

如今，旺角却不是满目折皱，模样凄楚的衰弱老者了，而

是以多姿多彩，窈窕婀娜的身姿展现在港人面前。

随着香港经济的急剧发展，旺角地盘上，巨型商业大厦、大型商场、酒店如雨后春笋般出现。高级住宅，茶楼酒馆，戏院舞厅，店铺摊挡也比比皆是，更将这块地方烘托装点得热闹非凡，兴旺昌盛。

今天的旺角，已是华人们最为迷恋向往的地方，它的风采和魅力吸引着大批的富商巨贾，海外华人，平民百姓，黑道大佬们陆续地涌向这里。

旺角，已成了人们在此竞争，拼搏，豪夺，厮系的地方了。

特别是在当今，香港黑社会势力发展迅猛，帮派林立，活动猖獗的时代里，旺角里拼斗厮杀尤为常见。他们往往为争夺一块地盘，收取他们自己别出心裁规定的所谓“地盘费”、“管理费”、“人头费”、“摊挡费”等等而大动干戈，决一死斗。最终斗得两败俱伤，大伤元气而收场。也闹得旺角民无宁日，人心惶然。警方对此也大为恼火，除了抓几个残兵败将关押几天作罢，也别无他法。因而，这里的枪击事件，派系拼斗也就禁而不止，屡见不鲜了。

广东道，还是象往日一样，大早这里的街上已挤满了固定和流动的摊挡。各种水产、三鸟、蔬菜、肉蛋、香料、杂货满街遍是，琳琅满目，让人目不暇接，美不胜收。

这里的商人多是本地的市民，他们有的从港岛、澳门、大陆采集的货物在此倾销，也有的从日本、韩国、马来西亚、泰国采集的异国他乡的土产品来吸引这里的顾客。因此，九龙地界上的港人大都喜爱到此来购物，选购他们称心如意的物品，而且价格公道合理，有时还会得到商人们优惠奖励。

“喂，阿公阿婆，阿仔阿叔来看看，好鲜好肥的鱼啦！”

“快来看！快来买吧，刚弄来的上好蔬菜，让你选个够喽！”
摊挡上的生意人不时发出阵阵吆喝声，招揽买主。

香港人从来就有逛早市的习惯，无论阿公阿婆，阿叔姨子，也无论需不需买什么，都要手里拎着一个网兜，拖着一双踏屐，在人群摊挡里挤来挤去的。甚至，有时哪里的摊位上为着价钱，物品什么的，争吵起来，他们总爱围过去观战、助助兴、凑凑热闹。这些人总觉得在这里能寻找到自己的乐趣，窥视到大千世界里人生的哲理，人情世态的变化。

不一会儿，果真在街市的端头，传来阵阵叫骂声，只见有一堆人，正围着几个飞仔样的人吵得面红筋涨的。

“你知道吗？这是谁的地盘，你敢跑到这里来撒野。”

“我不管这是谁的，只知这儿历来都属我们孟爷的领地。”

“什么？孟爷！他妈的什么孟爷鬼爷的，你们再不走，我可对你们不客气了。”

“啊！敢辱骂我们孟爷，你他妈的活得不耐烦了。”

说着，那方的人看样子要冲过去似地，眼睛里已露出凶光。

“怎么？要动手吗？我们的手已经在发痒了，很久没过瘾，你们今天要来尝尝挨打的滋味？”

看来双方要动武了，看热闹的人，“哗”地一下四处散开，再也不敢围在那里。

“唉！张龙哥何必如此呢？有话好说嘛！你我都是听差跑腿的，天天相见，不要为一点小事，伤了我们之间的和气。”

孟爷的人听了领头的话，便收住了欲将动手的架式，但满脸怒气未消。

“既然如此，你们就赶快离开这里，把你们今天收的钱统统交出来，今后不准再到这里来收什么管理费，不然的话……？”张龙双手抱胸狠狠地说。

“张龙哥！话可不能这样说嘛，本来这地界我们之间就没扯清楚，你认为我不该在此收钱，我认为你也不该到这里来，这怎么只准你来就不准我来呢？”

“嗨！看样子，你是非要在这里找麻烦寻事干啰！好吧，今天我就来给你扯个明白，让你今后不想再来了。”张龙说完抬起一脚向对方踢去。

“哎哟！”

那个领头的人一下被踢翻在地，捂着胸叫喊着。

“啊！你们敢踢伤我们蒙哥，我们和你们拼了。”

孟爷的那几个弟兄一齐向张龙的人冲过去，一场拼斗开始了。

张龙堪称黑道上的五虎将之一，这几个毛头小子他根本不放在眼里，他叫其他的几位手下站开，让他一人来对付。

张龙手下的弟兄散在他的身后，挡住了好奇者的围观，让他去收拾常常来此捣乱的潮洲帮的人。

张龙一点也不惊慌，他双手紧握，做了个活动手指关节的动作，然后展了展胸，挥了挥手臂，便站在原地一动不动，只等他们哪个胆大的先上来吃苦头了。

“别去！让我来！这一脚之仇，我怎能忍受。”蒙哥从地上爬起来，揉了揉胸，鼻腔里“哼”地一声，便向张龙扑了过来。

蒙哥乃是潮洲帮中身手不凡的汉子，因此，潮洲大佬孟云龙将他提为管事，让他带领弟兄们在外收取费用，护送交货，维持各堂口的安全，是孟云龙手下的得力人物，很受器重。

蒙哥身材魁伟、雄壮，样子凶猛强悍，与威猛剽悍的张龙不分上下。

他首先对张龙使出一个虚晃拳，待张龙刚一闪过，他即用另一拳击中了张龙的下颌，张龙气得“嗷嗷”叫了两声。

张龙用手一摸嘴角，已知被他打出血来，他怒火中生，怨气直冒，堂堂一员虎将，被他所戏，恶气难平。他向蒙哥扑去，在他头上挥了一拳，这只是假招，待蒙哥还没来得及应付，张龙已使出了他的倒肘，凶猛地击在蒙哥的脸上。顿时，蒙哥口吐白沫，头里一阵晕眩，脸上已现出肿块，他差点站立不住，连续打了几个转转，他的手下急忙扶住了他。

蒙哥甩开他的手下，在脸上摸了摸，突然“啊”地一声大吼，便又向张龙扑了过去。

张龙见他扑过来，瞅住空挡，飞起一脚又踢在了他的前胸，蒙哥虽然又打了个趔趄，但还是未倒下去，仍继续挥着拳冲过去。

“来呀！我看你还有多大的能耐。”张龙见他已连续挨了自己几下，颇为得意地说道。他知道，这样打下去，他不是自己的对手。

“弟兄们，给我上！”蒙哥气急败坏地吼道。

两边的人已激战在一起，各自均无招数制服对方，拚斗一阵后，仍相持不下。

蒙哥见自己不是张龙的对手，如继续打下去，自己定会被他置于死地。他的身上已是伤痕累累，疼痛难忍。但自己又不肯忍下这口恶气，再是力不从心，也还是死撑着与张龙拚下去。

蒙哥在恍惚中，被张龙双手反擒后，又向街边的一个摊挡

猛地一推，便扑倒在地上，将那摊上的蛋打翻一地，并且他脸上和身上都是蛋液。

一场混战，这条热闹的街市突然间也乱了起来，购物者被这突如其来的拚杀吓得四处逃奔，生意人急忙收拾摊挡，以免被这伙妄命徒们打坏了自己的货物。一些来不及收摊的，已被这群拚斗者打得摊翻人仰，货物满地，哭叫连天。

蒙哥用手摸了一把脸上的蛋液，他刚要撑起，突然触到他腰间的一个硬物，他下意识地心旌一动，便缓缓地作爬起的动作来蒙蔽对方。

他趁张龙正得意地望着他狞笑时，猛然从腰间抽出一支手枪，向张龙连射两枪。

“砰砰！”

张龙在蒙哥抽枪的那瞬间，已有了查觉，他迅猛地在地上一滚，躲在了一个摊挡后面。

但是，待张龙定了定神后，觉得自己的大腿上麻酥酥，热乎乎的，他用手一摸，湿漉漉的，抬手一看原来是血。他这才知道，自己已受伤了。

“这个王八蛋，我要杀了你！”张龙大声叫道。

“龙哥！我们快走吧，他们有枪。”一个弟兄跑过来扶着他
说。

这时，街上更是一片混乱，哭嚎声，喊叫声，咒骂声响成一片，异常恐怖。

蒙哥提着枪，从地上爬起来，正要向张龙扑去，想一枪结果他的性命。

突然从街口传来了尖厉的警车声。

“蒙哥！快走！条子来了！”

“撤！”蒙哥大吼一声便向一条小巷钻了进去。

“龙哥！我们快走吧！”

“你们走，我走不动，让条子抓去也只是我一人。”张龙用手推开他的手下说。

“不！我们要和你在一起。”

“你们真他妈的蠢猪呀！陪我去坐牢，陪我去死啊，还不快走。”张龙见他们不走便大骂起来。

他的几位弟兄见他如此仗义，深为感动，索性都跪在他的面前，大声叫道：

“龙哥，我们跟你生死一道！”

张龙见他们固执不已，撑着身子，狠狠地给了他们一人一巴掌，并吼道：“再不走，别怪我手下无情了。”

“龙哥！龙哥！”

几位弟兄无奈，哭喊着离开了他，很快消失在一条巷道里。

警车在街头停罢，很快奔出十几名警员来，一看便知，他们是旺角警署的人。

警察手持警棍在街上四处搜寻今日斗殴的凶犯。街上的市民和生意人见警察来了，便叫苦连天，举报投诉刚才这里发生的一切。

张龙勉强地从地上爬起，腿上已扎上了一根布条，他顺着街边的摊挡，艰难地走着，随时应付对他的拘捕。

“站住！”

一个警察在他身后叫了起来。

张龙故意装作没听到他的叫声，仍在慢慢地摇晃着向前走。

“站住！你听见没有！”

警察已来到了他的身边，一手抓住了他的衣服，喊道。随后，又跟过来几个警察，他们在张龙身上不停在打量着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一个警察威严地问道。

“阿龙！”张龙答道。

“刚才这里发生的斗殴，你在场吗？”

“嗯！见过。”

“是观众还是参与者？”

“看热闹的，我可不会打架斗殴。”

“看来你一点不老实，腿上的伤是怎么回事？”

“我……我……！”张龙一时被问住了，支吾着答不出来。

“走！跟我到警署去一趟。”

张龙还想申辩，几个警察围过来，给他戴上了手铐，准备把他押上警车。

“阿 Sir，我没斗殴，听我说……！”

“啪！”的一声。

一个清脆的耳光在张龙的脸上响起，张龙也无话可说了，只好让他们推进了警车。

待警车离开广东道后，生意人又重新铺开了摊挡，叫卖声慢慢响起，这里又重新恢复了往日的活力，热闹熙攘起来。

旺角警署位于太系道和弥敦道的交会处，是一个格外热闹的地方。

旺角警署是香港各区警署中较为宠大的一个。这里警员众多、设备先进，武器精良，堪称香港警署中的首位。他的署长是从英国皇家警校培养出的高材生中挑选来此担任的。警员

们个个都受过严格训练。因此，他们的斗争经验相当丰富、战斗力相当强、动作也极为迅猛。一旦在他们辖区内发生任何凶杀斗殴，或其他恶性案件，不到十分钟，便很快能赶到出事地点，以极高的效率处理完事发现场。

旺角署的反击应变能力和办案效率已是香港各警署之楷模，令港人们夸耀，也令黑社会势力恐惧和憎恨。

在旺角这块地盘上，由于近年来经济发展很快，这里的商场、贸易大厦、银行高楼、珠宝商行，各种生意摊挡增加迅猛。因而吸引了众多的生意人和购物者，他们都是不同国籍，不同肤色，不同语言，使用不同货币的客商，纷纷云集于此，不停地奔忙着。

正因如此，黑社会势力也看上这个聚宝盆，相继在此竖杆立旗，抢占地盘，敲诈欺骗，鱼肉乡邻。他们明的也亮出招牌，搞些酒楼商店来遮人眼目，暗地里却搞起走私贩毒，色情架步的行当，赚取大量的钱财。

然而，在他们的互相尔虞我诈，厮杀掠夺下，旺角这一带却被搅得血雨腥风、天昏地暗、民无宁日。

香港政府为了维持这一带的社会秩序和治安，特地加强了旺角警署的实力和装备，并且派遣了以哈里森为首的反黑专家，以专门对付旺角日趋猖獗的黑社会势力。哈里森来到旺角后，连续组织了一系列的反击行动，捣毁了“龙蛇帮”在洋松街、大角咀道、旺角道的赌场、按摩院、特别服务公司等色情，赌博，吸毒场所和“斧头帮”在山东街、登打士街、威美顿街的毒窝淫窝，还拘捕了这些场所的首恶分子。一时将旺角一带的黑社会势力追得鸡飞狗跳，四处溃逃。使在旺角一带曾疯狂活动的“龙蛇帮”、“斧头帮”、“潮洲帮”大伤元气，濒临灭亡。

黑社会势力为了生存，为了顽强地在这块地盘上站稳脚跟，于是他们想出了些使警方无法责难和捣毁他们的办法。

很快，他们各自在自己的地盘上相继开办起合法的商场、酒楼、茶社、夜总会，明道与其他商人一样干着合法经营的生意，但暗地里却常常与国外的不法分子，串通一气，干起走私贩毒，贩军火，色情卖淫的行当。很快地，使警方无法识别出他们的真面目，也无法抓住他们犯罪的把柄，因此也无法对他们下手了。这样一来，这些黑势力又很快地恢复了元气。渐渐地，在旺角一带又嚣张起来了。前几天，旺角警署根据线人的举报，在大角咀码头截获了一艘香港籍渔船，从里面搜出了许多枪支弹药，看来是做军火走私生意的。警署扣留了渔船老大，并且对他进行加紧审讯。可这个船老大至死闭口不说实话，弄得警察无可奈何，只好将他关押起来。谁知没过两天，他却在狱中碰墙自杀，这起军火走私案的线索就此断了。害得香港皇家警察的总警司狠狠地骂了哈里森一通。

在旺角警署重案组办公室里，督察梁少雄正伏案翻阅着一些案卷和资料。一位警员推门进来报告说：

“梁 Sir！今早在广东道发生的斗殴事件，肇事者已被我抓住了。”

梁少雄头也未抬地说：“把他带来！”

“是！”

那警员说着，转身朝门外挥了一下手，不一会儿，有两个警员押着张龙进了重案组办公室。

张龙腿上受了枪伤，他忍着伤痛，艰难地跨进了办公室。他也不管有无人在叫他坐下，自己一下坐在了面对梁少雄的椅

子上，脸上满是忧苦和伤痛。

梁少雄猛地抬头，两眼打量了一下张龙，冷峻地问道：

“你是今天斗殴事件的参与者？”

“算是吧！该我今天倒楣，不知为啥要到那儿去，成了你们的猎物。”

“唉！你还嘴硬，不服气吗？”

“有什么不服气，被你们抓住了，你们看着办吧。”张龙无所谓地说道。

“叫什么名字？”

“行不改姓，坐不更名，张龙！”

“你们同谁在广东道聚众斗殴，搅乱社会秩序，你是那条道上的人？”

“我是安份守己的市民，被一伙黑社会分子打劫，难道我不能自卫吗？”

“真是这样吗？”

“梁 Sir，他们是相互争夺地盘而打起来的，我们已有旁证口供。”一个警员说。

“怎么样，张龙，看来你一点也不老实，想在牢里呆几天吗？”

“阿 Sir，我早说过，你们看着办吧，现在最紧要是立刻把我送去医院。”张龙说着，将受伤的腿放在梁少雄的面前。

“怎么？受伤了，不是说你没参加拚斗吗？”

“快痛死我了，我什么也不想说，快送我去医院。”

梁少雄见他痛苦的样子，也知道他不会说什么的。如果他伤情严重，抢救不力出了问题，自己不好向上面交代。他沉思了片刻后，说：

“快送他去医院，不过要安排人守护，不能让他跑了。”

“是！阿 Sir！”两位警员答道。

“谢谢你了，阿 Sir！”张龙尽管伤口疼痛难忍，还是向梁少雄道了一声谢，便随警察出了办公室。

当他们刚走出办公室，梁少雄满心不悦地朝离去的警员“哼”了一声，随后骂道：

“真他妈的一群笨蛋，抓个受伤的家伙有屁用啊！”

2

龙蛇帮大佬洪四宝的府第建在石硤尾这块风景秀丽的地盘上。

人称“旺角毒四宝”的洪四宝，家境出身贫寒，祖辈在荔湾一带靠打渔为生。据说，他的父辈原来就住在石硤尾的木屋区。还是在他幼年时代，石硤尾一场特大火灾，从下午一直烧至第二天凌晨，数以千计的木屋，一夜之间化为灰烬。居住在这里的灾民无家可归，流落街头，叫苦不迭。

幸好洪四宝的父亲还有渔船，从此一家在船上渡日。

洪四宝兄弟四人，他排行末尾，所以他父亲给了他一个吉祥的名字——四宝。他很希望自己的儿子个个成材、人人走运，有朝一日成为香港的富豪。

父亲把最大希望寄予了四宝，因为兄弟四个中他最年幼、最聪颖机灵、相貌独特，虽然年纪不到十岁，可长得熊腰虎背，愣头大耳，活像一尊如来佛。因此，村上的人见了，都说洪四宝一脸福相，将来一定会成为富翁的。

四宝的父母听了众人的夸耀，满心欢喜，还特意请了一位

算命大仙为四宝看了手相，算了一卦。

大仙看了洪四宝的手和脸，不禁大声赞叹道：“洪先生，恭喜你啊，小儿一脸福相，世上少见，这辈子你可有福享了。”说完后便大笑离去了。

自从大仙为四宝算命不久，果然福星降临。

一日，四宝一家正在船上发愁着，眼看已无米下锅了，全家人只好忍受饥饿。

这时，有位乡邻领着一位身着绸袍马裤的中年先生来到了他们面前，给他们介绍道。

“洪老哥，这是旺角码头‘龙蛇帮’周爷的管事，此次前来为周爷挑选一个少爷，你可是福气来了，周爷看上了你家四宝了。”

“什么？看上我家四宝？”洪老头一点儿也不相信自己的耳朵，那周爷怎么知道自己的四宝呢？他心里纳闷着。

“洪老哥，你不知道，是位算命先生为周爷举荐的，所以今天特来邀请你和四宝去周爷家走一遭。”

那位管事说。

“可……可我家清苦，怎能高攀周爷。”

“唉！你就别想那么多了，既然周爷都不介意，你又何必多虑呢？”那管事说着，从怀里掏出一叠纸币递给了洪老头，说：“这是周爷给你的赏钱，拿去用吧，如果周爷真的看上了你家四宝，哼！你老兄就发财了。”

洪老头接过那叠崭新花绿的钞票，双手不停地颤抖着。要说把自己的亲骨肉卖给一个有钱人家，他打心里是很不愿意，但对四宝来说却是掉进了蜜糖里。象自己这样子，是很难将四宝抚养成人的。他手捧着钞票，看了看四宝，又望了望四宝的

娘，四宝的几个长兄，心里悲痛不已，眼泪不由自主地流了下来。

“四宝娘，你说呢，我们去还是不去？”洪老头问着老伴。

“老头子！为了四宝，让他去吧，有啥办法，谁叫我们无力抚养他呢？”四宝娘答道，她也扭过头，擦了擦淌下的泪水。

“不！爹咱我不去，我不去，我哪儿也不去。”四宝听了父母的话，叫嚷着。

“听爹咱的话，不是让你去下苦力，是让你去念书，你照样还是我们的仔，知道吗？”洪老头好言哄着他。

“真是这样？”

“是啊！是这样的，”那管事也随声说道。

“爹咱！妈咪！我去吧，你们别难过，我去就是了。”四宝抿着嘴说。

“乖孩子，这就对了。”

“洪老哥，我们走吧。”那管事催促着。

洪老头拉着四宝，走出了破旧的船舱，随管事去了周爷家。

“四宝！四宝！”他娘追出船舱，悲戚地叫道。

“爹咱！妈咪！我会回来的。”四宝也回过头，向他娘挥着那胖乎乎的小手应声道。

谁知这一离别，却是四宝与娘的最后的诀别。

四宝到周爷家后，周爷一眼便看中了四宝，他欣然留下四宝后，又拿出一些钱物打发了洪老头。

周爷将四宝整日关在家里，特意聘了一名教书先生教四宝念书识字。

开始四宝很不习惯，整日惦念自己的亲生爹娘。